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十二卷目錄

目部彙考

禮記 王藻

素問 金匱真言論 評熱病論 風論篇

靈樞 邪氣藏府病形篇 癰疽篇 師傳篇

秦越人扁鵲難經 論目盲

方言 雜考

釋名 釋形體 釋疾病

博雅 釋觀

晉皇甫謐甲乙經 五藏六府官論 形氣盡衰

朱楊士瀛直指方 聖學屬五藏 目為肝之外

元李杲十書 能近視不能遠視 能遠視不能

析骨分經 目 永 皆

本草綱目 眼淚集解 眼淚氣味

目部總論

靈樞 口問篇 大惑論

兼明書 美目揚兮 美目清兮

目部藝文一

替師賦

目箴

眼銘

目箴

望賦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目部藝文二 詩詞

詠眼

梁劉孝綽

戲湘東王

贈眼醫波羅門僧

患眼

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子

替者歎

眼暗

得錢舍人書問眼疾

眼病二首

病眼花

病目

病眼作

次韻鼎儀世賢問予病目 以上詩

菩薩蠻 蘇目

沁園春 美人目

目部紀事

目部雜錄

目部外編

人事典第十二卷

目部彙考

禮記

玉藻

目容端

無睞視

素問

金匱真言論

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

評熱病論

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

者必使目下腫也

水邪乘腹傷胃而漸及脾故微腫先見于目下

風論篇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眦其人肥則風

氣不得外泄則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

為寒中而泣出

風傷陽明邪正之氣並入胃則循脈而上至於目

靈樞

邪氣藏府病形篇

經云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

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

癰疽篇

目皆外決于面者為銳眚在內近鼻者為內眚上為

外眚下為內眚

皆謂四際臉睫之本也

師傳篇

目下大其睛乃橫

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膽

五閱五使篇

目者肝之官也肝病者皆青

衛氣行篇

平日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夜則氣

行于陰而復合于目

平日氣出于陽而目張暮則氣入于陰而目瞑

秦越人扁鵲難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十二卷目錄

目部彙考

禮記 王藻

素問 金匱真言論 評熱病論 風論篇

靈樞 邪氣藏府病形篇 癰疽篇 師傳篇

秦越人扁鵲難經 論目盲

方言 雜考

釋名 釋形體 釋疾病

博雅 釋觀

晉皇甫謐甲乙經 五藏六府官論 形氣盡衰

朱楊士瀛直指方 聖學屬五藏 目為肝之外

元李杲十書 能近視不能遠視 能遠視不能

析骨分經 目 永 皆

本草綱目 眼淚集解 眼淚氣味

目部總論

靈樞 口問篇 大惑論

兼明書 美目揚兮 美目清兮

目部藝文一

替師賦

目箴

眼銘

目箴

望賦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目部藝文二 詩詞

詠眼

梁劉孝綽

漢蔡邕

宋謝惠連

齊蕭子良

唐皮日休

劉禹錫

韓愈

戲湘東王

贈眼醫波羅門僧

患眼

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子

替者歎

眼暗

得錢舍人書問眼疾

眼病二首

病眼花

病目

病眼作

次韻鼎儀世賢問予病目 以上詩

菩薩蠻 蘇目

沁園春 美人目

目部紀事

目部雜錄

目部外編

人事典第十二卷

目部彙考

禮記

玉藻

目容端

無睞視

素問

金匱真言論

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

評熱病論

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

水邪乘腹傷胃而漸及脾故微腫先見于目下

風論篇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為寒中而泣出

風傷陽明邪正之氣並入胃則循脈而上至於目

靈樞

邪氣藏府病形篇

經云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

癰疽篇

目皆外決于面者為銳眚在內近鼻者為內眚上為外眚下為內眚

皆謂四際臉睫之本也

師傳篇

目下大其睛乃橫

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膽

五閱五使篇

目者肝之官也肝病者皆青

衛氣行篇

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夜則氣行于陰而復合于目

平旦氣出于陽而目張暮則氣入于陰而目瞑

秦越人扁鵲難經

論目盲

脫陰者目盲夫陰陽合傳而為精明氣血不足則目昏

雜釋

朝陽睇路眇也陳楚之間南楚之外曰睇東齊青徐之間曰睇吳揚江淮之間或曰睇或曰路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眇

顧鑒眇眇眇也南楚江淮之間曰顧或曰眇眇目謂之顧鑒眇之子謂之顧宋衡韓鄭之間曰鑒燕代朝鮮冽水之間曰肝或謂之揚

顧言流澤也鑒黑也顧言顧也鑒光明也肝謂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此本論復耦因廣其訓復言目耳

瞳眴轉目也梁益之間瞳目曰瞳轉目顧視亦曰瞳吳楚曰眴

睥眇視也東齊曰睥吳揚曰眇凡以目相戲曰睥睥絡關貼占伺視也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關或謂之睥或謂之貼或謂之占或謂之絡緒中夏語也關其通語也自江而北謂之貼或謂之視凡相候謂之占占猶瞻也

釋名

釋形體

目默也默而內識也

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

睫插接也插于眼眶而相接也

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

者也或曰眸子眸子也相裹冒也

釋疾病

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

瞽瞍也瞽瞍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矇有眸子而失明蒙蒙無所別也

眇縮壞也

瞎迄也膚幕迄迫也

眸子明而不正曰通視言通達目匡一方也又謂之

麗視麗離也言一目視天一目視地目明分離所視

不同也

目匡陷急曰眇眇小也目皆傷赤曰瞶瞶未也創在

目兩末也

目生膚入眸子曰浸浸侵也言侵明也亦言浸淫轉

大也

博雅

釋親

目謂之眼珠子謂之眸

晉皇甫謐甲乙經

五藏六府官論

肝氣通于目目和則能視五色矣

形氣盛衰大論

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

宋楊士瀛直指方

眼睛屬五臟

首尾赤皆屬心滿眼白睛屬肺其為睛圓大屬肝其

上下肉胞屬脾而中間黑瞳一點如漆者腎實主之

目為肝之外候

目者肝之外候肝取木腎取水木能生木子母相合

故肝腎之氣充則精彩光明肝腎之氣乏則昏蒙

眩心者神之舍又所以為肝腎之副焉蓋心主血肝

藏血血能生熱凡熱衝發于眼皆當清心涼肝

元李杲十書

能近視不能遠視

能近視不能遠視者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乃氣虛而

血盛也血盛者陰火有餘也氣虛者元氣虛弱也此

老人桑榆之象也

能遠視不能近視

能遠視不能近視者陽氣有餘陰氣不足也乃血虛

氣盛血虛氣盛者皆火有餘元氣不足也

析骨分經

目

目為肝竅上下胞屬脾紅眇屬心綠睛屬肝白睛屬

肺瞳神屬腎

采目西

目系屬足厥陰肝經

眇

大角為內眇屬足太陽膀胱經小角為銳眇屬手太

陽小腸經

本草綱目

眼淚集解

李時珍曰淚者肝之液五臟六府津液皆上滲于目

凡悲哀笑欬則火激于中心系急而臟腑皆搖搖則

宗脈感而液道開津上溢故涕泣出焉正如飢上水

滴之意也

眼淚氣味

鹹有毒

李時珍曰凡母哭泣墮子目令子傷睛生醫

目部總論

靈樞

口問篇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涕泣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

大惑論

帝曰予嘗上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恐予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眈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復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精之聚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裏攣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于腦

後出于項中故邪中于項因違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于腦入于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脈法于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衆明書

美目揚兮

齊風荷葉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明日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為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爲臆說蓋揚者目之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荷葉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爲明目下爲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衛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爲清盼當復在何所

目部藝文一

晉師賦

漢蔡邕

夫何矇昧之瞽兮心窮忽以鬱伊目冥冥而無睹兮嗟求煩以愁悲撫長笛以撫憤兮氣轟鏗而橫飛何此聲之悲痛愴然淚以隱惻類離鵲之孤鳴起楚婦之哀泣詠新詩之悲歌舒滯積而宣鬱

目箴

宋謝惠連

氣之清明雙眸善識惟道是視瞻彼正直

眼銘

齊竟陵王子良

惟正是視元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是則慎爾所觀無愆斯德

目箴

唐皮日休

愧爾瞻焉爲吾所視高觀古人有如鄰里勿分秋毫分于邦理勿視邦祿視于人紀惟書有邑麗于西子惟文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僂汙甚塗害見彼之賢綿甚葛藟勿顧屬陪素吾大志勿窺怨府損吾高義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中光信史苟不若是蠅蝶之類

望賦

劉禹錫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明晦轉續兮八極鴻蒙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于寸眸驚遐情乎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聘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瞭然若喪樂極者冲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糾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且樂瞻與慶兮邇阿閤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踴躍扇交翟兮歲裝旗升龍兮螭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

瑤景于庭樹樹非煙于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權登瀛
岸今見長安紛擾擾今紅塵合鬱鬱今佳氣盤池
象漢今昭回城依斗今闌干遊御史之驄馬逐倖臣
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今越四隩漢帝仙
臺今秦皇海嶠竟裳擲于河上馬跡窮乎越微紫氣
度關而斐臺神光屬天而照耀瞻眷眷以馳精登專
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分窮冥冥楚塞
氛惡今蕭關燧明暈龍孤月今角奮長庚沙長似雪
積有疑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
柴之虛警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于風鳥亦無言于
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今年光度雕聲已辭
今金屋何處長信草生今長門日暮候翠華之儻來
仰元天以自訴况復湘水無還潭河空注淚染枝葉
香餘執素風蕭蕭今北渚波煙漠漠今西陵樹夫不
歸今江上石子可見今秦原墓村瑟飄朔塞之思挾
琴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玦兮思帝鄉
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
氣兮悅萬族獨含嘆兮千里日秋之景兮懸清光偏
結憤兮九回腸淚環拱于白榆惜馳驅于落棠諒衝
斗兮難見伊載盆兮何望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
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鳥頭未改
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今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
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
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
隨洛陽拜塵友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回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

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
職坐一方得專制于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學華與
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胃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
律翔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
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籍私獨喜嘗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
于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于天下
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
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
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
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于俗輩不當廢
于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
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因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
與不盲也當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于目
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
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
而致之于門邪籍又善于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
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
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
者業專于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
乎使籍誠不以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
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
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
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
裁之度之籍恐視再拜

目部藝文二 詩詞

詠眼

梁劉孝綽

含嬌曉已合離怨動方開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

戲湘東王

邵陵王綸

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雙淚望直有全功

贈眼醫婆羅門僧

唐劉禹錫

三秋傷望眼終日哭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匱術如何爲發蒙

患眼

張籍

三年患眼今年免校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後園
裏看花猶自未分明

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子

前人

開州午日車前子作樂人皆道有神慙婉使君憐病
眼三千餘里寄閒人

替者歎

邵謁

我心豈不平我目自不明徒云備雙足天下何由行

眼暗

白居易

早年勤倦看書苦晚歲悲傷出淚多眼損不知都自
取病成方悟欲如何夜昏乍似燈將滅朝開長疑鏡
未磨千藥萬方治不得唯應閉目學頭陀

得錢舍人書問眼疾

前人

春來眼闇少心情點盡黃連尙未平唯得君書勝得
藥開絨未讀眼先明

眼病二首

前人

散亂空中千片雪蒙籠物上一重紗縱逢晴景如看
霧不是春天亦見花僧說客塵來眼界醫言風眩在
肝家兩頭治療何曾瘥藥力微茫佛力賒

眼藏損傷來已久病根牢固去應難醫師盡勸先停酒道侶多教早罷官案上漫鋪龍樹論盒中虛燃決明丸人間方藥應無益曾得金篦試刮看

病眼花

前人

頭風目眩乘衰老祇有增加豈有瘳花發眼中猶足怪柳生肘上亦須休大窠羅綺看纔辨小字文書見便愁必若不能分黑白却應無悔復無尤

病目

明高啓

閉目洗黃連深慮坐兀然未忘聽鳥與暫絕看花緣問女知簾日喚奴畏電烟願因無見處得證定心禪

病眼作

于慎行

君不見昔日方相氏黃金爲四目精光倏昱奪長庚導者趨風觀者肅一朝竣事歸有司委棄塵埃同朽木我生兩眼粗能視要探天根覓地軸論價未止連城璧傳聲共推天下獨寧知用譽貴含章鬼物由來關高屋三彭上許三盧聞乘時作覺何其速吳回熾炭煎赤汗瀉注清揚發炎煥赫如巨燭出淵淪網若錦衣裳綺縠淚漬紅桃泥露開昏丹雀披烟宿鵲鳴呼雨荔支垂布數啼山蓬萊熱雪深太白眯碧鶴暮苦瑤臺落黃鶴自分衰年已無幾臂力卒單筋脈縮春榮秋悴兩茫茫柳絲花紅非所逐天公若復可憐生乞與寸光分果敢無勞指點某在斯不用南陽潭上菊

大韻鼎儀世賢問予病目

吳寬

藥裏長隨老杜居全憑坐客調方書最前激電空聞爛屋上繁星頓覺疎遙望未能知匹馬不祥幸免見瀟湘詩家善謔坡應爾旅館清齋澤也如似說北門

春色近試分東壁夜光餘煩君漫舉盧全事此事非予却是渠

菩薩蠻 詠目

宋謝絳

娟娟侵鬢妝痕淺雙眸相媚嚬如翦一瞬百般宜無端笑與啼酒闌思翠被特故背騰地生怕促歸輪微波先注人

沁園春 美人

邵清溪

漆點填顰鳳梢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珠星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簾並枕睂脫橫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因酣會被驚驚強臨鏡接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成歌闌闌弄殘度夜夜頻送情難忘處是鮫綃溫透別淚雙零

目部紀事

春秋孔演圖者頤四目是謂並明
路史倉帝史皇氏龍顏侈哆四目靈光
太昊伏羲氏龍目
黃帝有熊氏河目隆額
帝堯陶唐氏八采三眸
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叟曾按注孔安國云無目曰瞽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叟無目之稱也

路史帝舜有虞氏目重瞳故曰舜而原曰重華按注荀子堯舜參眸子是堯亦重瞳然但一目重書大傳言舜四童子則兩目重矣故春秋孔演圖云舜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鑿堯海內富昌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謂重明上應攝提下應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有章夫舜也夏地蓮華之名有睽睽意故目好動而曰舜或作瞽書經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山海經一目國一目中其面而居按注凡物之反戾異常乃其感于氣而成此所謂一目國是也

列子仲尼篇蓬蒙之弟子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慕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睨不聽矢墜地而塵不揚

湯問篇紀昌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雉未倒首而不瞬也

淮南子覽冥訓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

而擊疾風冥晦人馬不相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于是風聲而波罷

左傳桓公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麗

呂氏春秋贊能篇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鮑叔固讓果聽之于是使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鄒其拳服其目盛之以鵠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子玉從晉師晉侯次于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焉目焉

文公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子上子曰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遽目而射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與駟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韓子喻老篇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

左傳宣公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譏曰睥其目矐其腹棄甲而後按注睥出目按疏睥大目也目大則出見

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僂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罪僂才雖多何補焉虐我伯姬傷其君目怙其僂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晉侯從之

成公十六年夏六月晉楚遇于鄆陵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封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公從之呂錡射其王中目

穀梁傳季孫行父充晉卻克眇衛孫良夫敗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肅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荀偃車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何乃瞑受舍

周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魯成公見晉及晉難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

不相從何以能久拾遺記師曠者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矐目爲醫人以絕寒疾慮專心於星算音律之中考鐘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

新序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墨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使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奸財用兵嗜欲無厭詭譎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必以賄死遂弗視路史李乾元果爲周上御史貽則且眇列子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

吳越春秋椒丘訴爲齊王使于吳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君勿飲也訴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于津水神果取其馬椒丘訴大怒袒褐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

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訴特其與水戰之勇有陵人之氣要離乃挫訴曰吾聞勇士之鬪不受辱今子與神關於水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

孔叢子嘉言篇夫子適周見長弘言終而退長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

莊子田子方篇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曰吾子見之而不言何也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盜跖篇孔子往見盜跖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案劍瞋目聲如乳虎

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壁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開門而泣之目盡腫

論語隱義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

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

呂氏春秋知化篇吳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扶其目者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

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

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工尹商陽與陳轅疾追吳師及而射之轅一人又及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輶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列子說符篇晉國苦盜有鄰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

淮南子人間訓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墨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先生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

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

呂氏春秋必已篇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城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

遇合篇陳有惡人曰敦洽饒康雄顏垂眼臨鼻韓子說林篇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欺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昔兩目欺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欺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外儲說篇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免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列士傳秦名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血出灑虎虎終不敢視

春秋後語平原君對趙王曰河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視事明也

史記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河池秦王不肯聲告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憚爲一擊缶孔叢子執節篇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同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

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

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燕丹子樊於期聞荆軻之言於是自刎頭墮背後兩目不睜

戰國策荆軻入秦太子賓客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羽聲忼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

史記荆軻傳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按注索隱曰說者云以馬屎矐令失明

始皇本紀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河圖稽命徵項羽怪目勇敢重瞳大口力楚之邦史記樊噲傳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面見項羽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時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瞋目而視皆出血

楚漢春秋上遇陳留鄭生求見使者人通上方洗足問何如人也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使者出鄭生瞋目按劍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

漢書項籍傳漢軍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挑戰三合輒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入壁不敢復出

史記項籍本紀項王軍壁垓下漢軍圍之數重項王潰圍南出漢追及之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爰盎傳孝文居代時太后常病三年目不交睫

漢書藝文志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實公按注桓譚新論云實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憐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東方朔傳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金日磾傳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

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

列仙傳僊倭魏仙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赤斧戎人也爲碧鶴祠主簿餌丹身及瞳子皆赤漢書王莽傳莽露眼赤睛及膚高視數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李業傳健爲任末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逼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杜根傳根爲中郎時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上書直諫太后大怒囊盛撲殺之根詐死

三目目中生蛆

梁冀傳冀字伯車爲人鸞肩豺目洞精矐眦口吟舌言按注鸞鵠也鵠肩上疎也豺目目眦也

風俗通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大吠聲因言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

後漢書朱儁傳自黃巾賊後復有李大目之徒起山谷間其大眼者爲大目

鄭元別傳元秀眉明目

董卓別傳卓會公卿召諸降賊責降者曰何不擊眼應聲眼皆落地

吳志孫權傳注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

魏志許褚傳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

典韋傳張繡反襲太祖營韋戰于門中被數十劍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瘡重發瞋目大罵而死

夏侯惇傳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注魏略曰時夏侯惇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志怒輒撲鏡于地

陳思王植傳注魏略曰丁儀字正禮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太祖聞儀爲令士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

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林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輿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况但眇是吾兒誤我

天中記魏武帝病眼令華陀以金篦刮目

魏志傳報傳正元二年春母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惟報勸之景王遂行注漢晉春秋曰時景王新割目痛創甚聞報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

駱車志管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

魏志高句麗傳高句麗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

吳志孫皓傳皓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之或剝人之面或擊人之眼按注吳平後言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歸命侯惡人橫睛逆視皆擊其眼有諸乎仁曰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廷是乃禮所謂傲慢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晉書阮籍傳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王戎傳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趙至傳至遊太學遇嵇康寫石經徘徊不能去遂隨康還山陽每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

世說裴令公有儒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前趙錄劉曜身長九尺三寸生而目有赤光

晉書趙王倫傳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石季龍載記季龍命太子宣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腕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待生載記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何不如石勒也洪懼跳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在宜早除之不長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生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

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生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

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未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目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王衍傳衍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異苑元帝永昌元年丹陽甘卓將襲王敦時歷陽陳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至是果爲敦所襲

世說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謂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晉書桓溫傳溫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棱髮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語林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齊書鄒陽忠烈王恢傳恢有孝性所生費太妃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鉢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神仙傳李根嘗住壽春吳太文家太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蜀錄李雄美容貌相士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

世說顧長康哭桓宣武眼如懸河決溜

晉書殷仲堪傳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

顧愷之傳桓元時與愷之同在殷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叅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善丹青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仲堪乃從之

世說顧長康好寫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耳但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異苑元嘉中丹陽多寶寺書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惡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色綵衣持小

刀挑目睛數夜眼爛於今永盲

宋書江夏文獻王義恭傳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睛

南史袁粲傳粲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墻叩頭流血墻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悞道眇目者輒泣涕彌日

南齊書陳顯達傳顯達諫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臺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投箭而鐵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鐵出之

雲南志略武帝時以焚深爲與古太守今曲靖也焚人之名始此齊末平中以陳顯達爲益州都督顯達一目焚人慢之顯達遣使責其租稅傳帥曰兩目刺史尚不能調况一目耶遂殺其使顯達分遣將帥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無少長盡殺之蠻人震服

南齊書褚淵傳淵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簾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

獨異志梁周興嗣爲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梁書簡文帝本紀帝初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南史梁元帝本紀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生帝帝初生患眼醫藥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眇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慈愛帝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值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

靈應錄梁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帝尋一目致眇

善謔集梁元帝一目眇爲湘東王時嘗登其宮以望其侍臣曰今日所謂帝子降於北清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予耶

南史王偉傳侯景叛其文檄並偉所製景敗偉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方刑之

獨異志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姬姬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卽椎牛面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面也帝視殺之

梁書荀匠傳匠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皆皆爛

沈約傳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

江綰傳綰字含澤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綰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綰侍疾將月衣不解帶

夜夢一僧云患眼者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綰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曰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并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養藥稍覺有瘳

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齊諸記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陳書章昭達傳昭達少時嘗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富貴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富貴

新安王伯固傳伯固生而龜背目通精揚白馬樞傳樞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

徐陵傳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也魏書尉古真傳古真代人也太祖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古真弟太真太真弟諾少事太祖以忠謹著稱從圍中山諾先登傷一目太祖嘆曰諾兄弟並毀其目以建功勛誠可嘉也龍待遂隆

楊大眼傳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疎擐甲折旋見稱當世巡撫士卒呼爲兄子及見傷瘻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恆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懼傳言淮泗荆河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乘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開君之名以爲服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

推其曉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

咸陽王禧傳禧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問龍虎歛憶舊謎云眼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著

談數後魏昭成帝嘗擊賊流矢中目賊破執射者至左右欲剗割之帝曰彼各爲其主何罪乃釋之戲瑕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北齊書趙彥深傳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侯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必當遠至

祖庭傳庭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等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庭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庭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庭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較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德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庭乃遣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庭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由祖

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庭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庭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媼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庭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尙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人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八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書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俟他國家事又庭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秦之帝問庭庭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樹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庭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鸞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庭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庭不合之狀并書庭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庭亦求面見帝令引入庭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庭

明倫彙編人事典第十二卷目錄

第三八六冊 之六 孝

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尉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錄事祭軍陸溫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斑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墮壞班推崇高里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治之方陸蠡穆提導議頗同異班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穆提導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蠡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蠡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班日益以疎又諸官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微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許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班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班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班遣人推出柏閣班跪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班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

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班不關城門守堞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鵠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班忽然令大叫鼓譟詎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班乘馬自出令錄事祭軍王君植率兵馬乃親臨戰賊先聞其言謂為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鎗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導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班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幸於州

徐之才傳班班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班目疾故以師曠比之

琅邪王儼傳儼常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儼以和士開駱提導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三國典略齊韓鳳穆提導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敵入勢

周書張元傳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恆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闢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鐙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通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

隋書盧太翼傳太翼逃於五臺山皇太子勇聞而召

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魚俱羅傳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瞎其眼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

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

唐書李密傳密為左親衛府大都督千牛備身領銳角方瞳子黑目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

袁天綱傳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為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圭章班遊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

烈女傳房元齡妻盧氏其世元齡微時病且死謂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暮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明無他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尉遲敬德傳敬德姓胡名世績以功自負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在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後眇太宗不憚罷召讓之武攸緒傳攸緒晚年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朝野僉載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著

青絢履遂邀為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梓耳為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聲輒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瑛藏十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雅相書指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

唐書李林甫傳張九齡裴耀卿俱罷政事帝專任林甫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觀者竊言一明陝兩冤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志而送乃止

崔光遠傳光遠勇決任氣長六尺膽子白黑分明致虛難祖元宗與玉真恆於峻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宮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於袿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差勝也謂之捉迷藏

唐書李揆傳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瘴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

五色線李泌家傳賀知章曰此穉子曰如秋水必拜卿相

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輊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坐于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

唐書張允伸傳張公素為節度使進中書門下平章

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諸陳錄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著羅未見眼中安障

全唐詩話崔徽施眉吾與之同年不睦徽舊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因話錄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皆生贅疣如息肉欲蔽瞳神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赴職名饌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為我致之楊君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靈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以手微捫所患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櫛焉有聲以紅綿拭病處兼傳以藥遂不甚痛諸生請公開觀看所贅肉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愈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向若楊君不過譚生不至徵詔遠來歸期是切物礙其目位當廢矣安得秉鉤入輔為帝股肱

西陽雜俎蜀有費難師目赤無黑睛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鵬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

五國故事閩忠懿王諱審知延稟審知之養子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

吳主昇身長七尺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音厚重望之攝人與語可愛

談苑錢鏐年老一目失明醫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腹去內障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為一目鬼于地下足矣醫為治之復故未幾鏐卒

吳越備史周寶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較其能否至有置鐵鉤于毬上伏以相擊寶嘗與此選為鐵鉤所摘一目睛失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露遂授涇原勅賜木睛以代之一日晨起漱水睛墜水棄之侍姬竊笑寶怒曰睛漢何足笑遂殺之注木睛莫知何本置目中無所碍視之如真睛

南唐書李元清傳元清為末新制置使國亡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偽稱失明名驗之揮刀將及頸而目不瞬

盧鄂傳鄂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使主命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鄂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鄂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詆耶遂罷其職

五代史晉出帝本紀高祖以其兄子重貴為子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

漢本紀高祖廢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張彥澤澤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

錄異記道士郡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以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元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之於衆出山過民家有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

其怪異因灸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拾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元中夢授之語矣

遼史耶律韓留傳韓留重熙元年累遷至同知上京雷守改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寢四年召爲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纔數月耳然亦不至於昏第臣驚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覩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耶

集異記陶穀少時夢爲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穀耳求錢安第一等眼穀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得第三等眼矣既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紫陽相穀曰一雙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後果然

宋史楊克讓傳克讓子希閔字無間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能忘屬文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廢疏皆希閔所爲將奏署本府據固辭不受普優加給贍張齊賢李沆薛惟言張茂宗繼領府事皆優待之

和嶠傳嶠歷知制誥判吏部銓上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嶠眸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

湘山野錄江南李後主煜性寬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

齊東野語錢若水謁華山陳搏曰目如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人也

湘山野錄胡文監旦喪明歲久忽襄陽秦人胡某欲諸闕乞見真宗許之既到闕王沂公曾在中書謂諸公曰此老利吻若獲對必妄計時政因先奏曰胡某

警廢日久廷陛蹈舞失容恐取笑於仗衛乞令送中書問求見之因真宗令中人關門傳宣送旦於中書或有陳叙具封章奏上胡知必廟堂術也至堂方及席沂公與諸相具諸生之禮列拜於前旦但長揖方坐沂公問之曰近日疾增損如何胡曰近亦稍減見相公參政只可三分來人其涼德率此再問所求

之事堅乞引對中人再傳聖語既無計但言襄陽元老乞賜一見諸相曰此必不可得急具劄子奏批下奉聖旨依奏乞見宜不允

墨莊漫錄劉安世器之幼年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瞞溢于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

蓄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陞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傳瞞上軟綿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瞞已內眸子瞭矣

夢花洲閒錄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投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

老學菴筆記晁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某眇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沒典主司

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發細思堪惜又堪嫌一壁有眼半壁瞎

畫境錄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翌日諭執政曰杜常第

四人及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嘗謂陶穀一雙鬼眼

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迫也常閉目使人運籌一算差必能隨之庫物精蘊分毫不謬

東坡志林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

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續博物志相家說人臣得龍之一體當至公相王安石得龍之睛

然蔡餘筆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諸書授以

句讀每暇目危坐命二人更讀於旁終一冊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爲難

目視太陽久之而不睜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望中既能知我何不吝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柳州之命

宋史王黼傳黼爲人美風姿目睛如金

聞見前錄沈存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壻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療也即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妻哉後竟不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爲無病人也余兄弟寓居烏墩與忠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宦遊相遠亦欲相依爲生願得盲女爲家既成婚數日忠老夢至一官府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聲喏而退緋衣者遽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不順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東囊周其身以火熏灼其目忠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遽以所夢語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爲誣也汝以一怒之熾至以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以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以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况夫妻以樂禍爲心而積惡如陵京者哉豈不爲他生之感耶

夢溪筆談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

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

宋史張威傳威歷揚州觀察使威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鶴眼

孝義劉孝忠傳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備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雙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

呂昇傳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挾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

顧忻傳忻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紉九十餘無疾而終

翰墨叢記張九成謫嶺南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十七年歲月既久輒上雙趺隱然

漢蠻叢笑豎眼危危危危危之尤怪者兩目直生

元史孟速思傳速思畏兀人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名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

呂思誠傳思誠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輕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

劉哈刺八都魯傳哈刺八都魯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

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

劉通傳通亳州譙縣人母卜氏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輟耕錄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張眼子忽遇巧匠爲安一磁睛障蔽于上人皆不能辨其偽

明外史俞通海傳通海以舟師略太湖降士誠二將于馬蹟山艤舟胥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乃身先疾闚矢下如雨中其右目不能戰乃令帳下士被己甲督戰敵以爲通海也不放逼徐解去由是一目遂眇

目遂眇

平夏錄蜀有晏氏諱玉珍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里有訟皆往質焉徐壽輝起于蕲黃僭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玉珍玉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合林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爲晏眼子

罪雪錄洪武中有胡僧善相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紅白豈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

備遺錄方公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應諸錄有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欄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欄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晒曰嗟早知即實地何久自苦耶

客座新聞臨川聶大年爲杭州教授以詩文負時名天順初同修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未入館遂至不起翰林諸公惜其不獲見者時童大章在座素善滑稽因曰不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衆爲之開然蓋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

予聞吾鄉吳原望云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至而眇一目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爲之絕倒

方洲雜錄予向在京時嘗與指揮胡龍萬所見其父

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末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者

又于孫景章參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刺似聞其名爲俊逮應諸錄新市有齊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忿罵之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嗣有梁瞽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人適之相觸而顛梁瞽故不知彼亦瞽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聞然相詬詈市子嬉笑噫以迷導迷話難無已者何以異于是

名公像記吳司寇公自新日光外現有威重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許奉常公毅長頭面白皙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色八十時狀如世畫老子賢奕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隨聲時雙目失明延一醫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效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以物撥轉眼睛向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筋繫之故可撥

轉然非削鼻墜手不能也

書蕉閣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爲圖即知休咎因號黃撥沙警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傷葬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即愈

珍珠船南京一女目重瞶丐于路沈文通視之目有兩瞳子相並

目部雜錄

易經履六三眇能視象曰眇能視不足與有明也

小畜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注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

說卦九離爲目按正義離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也大丘丘氏曰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朱氏曰離爲目陰麗乎陽也陽中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精黑精竭者目盲離火无所麗也離爲目寐者神棲於心其日昃平寤者神見於目其日出乎故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寤者形開乾之闔也一闔一闢目瞤耳聽唯善

用者能達耳目於外唯善養者能反耳目於內也說卦十一瞽其于人也爲多白眼按正義瞽人之眼其色多白也大丘吳氏曰以眼言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均異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白多於黑也

詩經邶風君子偕老篇之清揚按注清視清明也衛風碩人篇美目盼兮按注盼黑白分明也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宣辰曰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

周禮秋官司小司寇之職以五聲聽訟獄求民情五曰目聽按注鄭鑄曰心有不直則目所視者必眩亂而失直

周語單穆公曰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

道德經檢欲篇五色令人目盲按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

聖人爲腹不爲目按注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目不妄視妄視泄精于外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衣之以輕絢阿褐焉則向之

走者罷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范子掩目別黑白雖一時中猶不知天道也

列子仲尼篇目將眇者先視秋毫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鸛冠子兩葉微目不見泰山

墨子貴義篇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慎子離朱之明察毫末于百步之外尺水不能見淺深非目不足其勢難親也

荀子勸學篇目不兩視而明

韓子和氏篇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